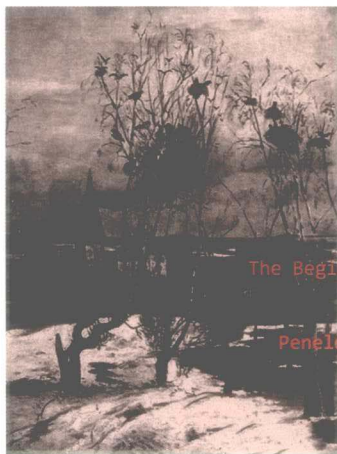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Penelope Fitzgerald

早春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春天最明显的迹象是一种抗议之声

周伟红 译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早春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周伟红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春 / (英) 菲兹杰拉德著; 周伟红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80225-896-9

I. ①早… II. ①菲…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6232号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By Penelope Fitzgerald

Copyright © Penelope Fitzgerald 198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0638

早春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周伟红 译

责任编辑: 施 铮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02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一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96-9

定 价: 22.00元

为什么读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止庵

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大器晚成，晚到目前所见文学史著作还来不及提起她，晚到我们刚刚知道她，虽然她在英国文学中自具地位，而且卓尔不群；——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未一点特别重要。即以英国女作家而论，读过了奥斯丁、勃朗特姐妹、艾略特、伍尔夫、默多克和莱辛等等之后，为什么还要读菲兹杰拉德呢。如此提问或嫌太过实际，但这的确是个问题。不妨简单地回答一句：因为她和她们不一样，非但如此，在我看来，她和世上所有作家都不一样。

然而此种不同在微妙间。菲兹杰拉德无疑是睿智的，但她不像奥斯丁那样借助某个人物表现一己的睿智，甚而让这睿智凌驾于所有人物之上；她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物心理总能体会入微，但这是一种坦然

的、放松的体会，不像伍尔夫那样始终处在紧张状态；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而不是诗的创造者，不像艾米莉·勃朗特那样把小说写成一首诗；她塑造的人物也以女性形象最具魅力，但不像夏绿蒂·勃朗特那样安排女主人公作自己的代言人，张扬一种“女性立场”；对她来说，体验总是胜于思考，所以不像默多克那样通过作品阐述自己的哲学，作为一位作家，她其实并不关心哲学问题；她不止一部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并非像艾略特或莱辛那样关注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她仅仅是要做个好作家，此外别无野心；我们读她，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写得好。菲兹杰拉德自然不如上述几位地位崇高，但她继其后，却未隐蔽在她们的阴影之下。

优秀的作品或以情节胜，或以人物胜，或以主题胜，菲兹杰拉德所著则以风格见长，尽管风格离不开情节、人物甚至主题。有了这些，还有如何看待、处理和表现的问题，对于菲兹杰拉德来说，这可能更为重要。必须指出，风格有一部分关乎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总归有所损失，倘若只看译文，对于原著的语言风格最好三缄其口；而风格的另一部分，譬如菲兹杰拉德的优雅沉静，细腻而又简洁，多少可以超越此种限制，让另外一种语言的读者所能了解。

在中国，菲兹杰拉德的名声大概起于她的《书店》的翻译出版，译者说：“这本小说，仅仅因为它的名字叫做《书店》，便值得付出。”这话很打动了一些有书店情结的读者，但不无误读之嫌。《书店》并非《查令十字街84号》一类作品，菲兹杰拉德也不是那种津津乐道于现实生活中某一具体事物的作家。显然，假如主人公弗洛伦斯在“老屋”开的是别的什么店，最终也得照样倒闭。书中写道：“当火车开出车站

时，她坐在那里，羞愧地低下头，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这里，弗洛伦斯同样误读了自己的遭遇，而作者并未替代她看透这个小镇与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菲兹杰拉德塑造了弗洛伦斯，理解她，同情她，甚至赞许她，但弗洛伦斯并非就是作者自己。《离岸》中的尼娜，《天使之门》中的黛茜，《蓝花》中的卡罗琳，也都是作者着意塑造的女主人公，但她与她们同样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译者谈到弗洛伦斯起念开书店，“仿佛要寻求一种叫做‘意义’的东西”，但是这种意义究竟为何，作者始终未予揭示。她无意将一部作品归结于一种道理。《书店》如此，后来更见特色、更具分量的《离岸》、《天使之门》、《早春》和《蓝花》亦是如此。

菲兹杰拉德的风格，就体现于她与情节和人物之间这种关系，或者说，她对待它们的态度。菲兹杰拉德习惯采用第三人称写法，也很好发挥了这一叙述方式的长处——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这是一种便于调控、可近可远的写法。作者既能真切体会某一具体情境之中的人物，也能置身此一情境之外予以冷静观察；不因过于切近而妨碍观察，也不因过于间离而阻隔体会。菲兹杰拉德是一位既充分，又克制的作家。她的人物和情节总是“本来面目”，行乎当行，止乎当止，而她一视同仁，笔下波澜不兴。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取材于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生平的《蓝花》中，有意见指该书“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文学意义上的创作”，殊不知以此要求作者，无疑求马唐肆，她无非不制造、不渲染、不大惊小怪罢了。菲兹杰拉德的作品，读之如啜清茗，滋味徐生，《蓝花》尤其如此，好处要读完才能觉得。这个好处，是读别的书不大容易见到的。

对于菲兹杰拉德，很难讲这一切是技巧所致，还是修养使然。有一点应该提到，即她是过了六十岁才开始写作的。一位作家最初投身写作所形成的态势，也许会延续终生；很多人到老也摆脱不了粗糙、草率、幼稚和青春气，就是这个原因。而我们常常把这种惯性看作作家的风格了。菲兹杰拉德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汰尽了这些之后才从事写作。她不是要达到什么，而是在规避什么。——前面我讲菲兹杰拉德所塑造的人物都不是她自己，可以换个说法：他们是她，但不是现在的她；她历尽人生之后，回过头去看着过去的这些自己，其间的距离是一己的阅历，是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彻悟。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1

一九一三年从莫斯科到查令十字，在华沙换车，要花十四英镑六先令三便士和两天半的时间。一九一三年三月，弗兰克·里德的妻子内莉带着三个孩子——多莉、本还有安努什卡——从哈默夫尼基区利普卡街二十二号出发，开始了这段行程。安努什卡——或者叫安妮——两岁零九个月，比其他两个孩子更难对付。况且，在利普卡街二十二号负责照顾孩子们的保姆杜娅莎没有和他们同行。

杜娅莎肯定是知情的，可弗兰克·里德却对此一无所知。从印刷厂回到家中之后，他才从一封信上得知此事。仆人图马告诉他，这信是一位信差送来的。

“他现在在哪儿？”弗兰克攥着信问道。信上是内莉的笔迹。

“他又要去忙了。他是邮差协会的，不允许随便休息。”

弗兰克径直走到房子后部，进了厨房。邮差正在那儿和厨师以及

厨师助理一起喝茶，邮差专用的红帽子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你是从哪儿拿到这封信的？”

“有人打电话把我叫到这里来，”邮差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然后给了我这封信。”

“是谁给你的？”

“您的妻子伊莲娜^①·克勒夫娜·里德。”

“这是我的家，我就住在这里。她为什么还要找邮差？”

被称为“小哥萨克”的擦鞋男童、周末当班的洗衣女工、女仆……那时图马已经把所有的人都叫到厨房来了。“按照吩咐，他要把这封信送到您的办公室，”图马说，“只是您比往常回来得早了些，邮差没离开您就到了。”弗兰克在莫斯科出生并长大，虽然天性温和、内向，但他知道生活有时就像舞台，需要他采取行动。虽然才四点多钟，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在窗边坐了下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那封信。在整个婚后生活中，他记得最多也就收到过内莉两三封信。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几乎从不分开，而内莉又总是说得很多。也许，最近谈得没那么多了。

他以尽可能慢的速度读那封信，可实际上只有几行字，就是告诉他，她走了。信里没提回莫斯科的事。他断定她并不想告诉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尤其是看到她在信尾写的，她是不带任何痛苦地在说着这一切，希望他也能用同样的心情去接受这一切。信上还说了些“好好保重”之类的话。

大家都默默地站在那儿，看着他。为了不让他们失望，弗兰克把

^①内莉是伊莲娜的昵称。

信仔细地折起来，放回信封里。他向窗外望去，树荫下的庭院里还有冬天用剩的最后一堆木柴。邻居家油灯的光从篱笆外透进来，星星点点，到处都是。弗兰克和莫斯科电力公司达成协议，家里已经安装了二十五瓦的照明灯。

“伊莲娜·克勒夫娜走了，”他说，“她把三个孩子一起带走了，我不知道她要走多久。她没有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

女人们开始哭泣。她们肯定曾经帮她收拾打包，并且接受了送给她们的那些无法装入行李箱的冬衣，但这是真实的眼泪，真实的悲伤。

邮差仍然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他的红帽子。“钱付给你了吗？”那人说还没有。支付给行业协会的钱是固定的，从二十戈比到四十戈比不等。不过问题是，他自己是否能赚到一点。这时园丁走进厨房，带来一股汽油和锯木屑的味道，还有一种寒冷的气息。所有事情都得向他再解释一遍，虽然早些时候帮内莉搬运行李肯定是他分内的事。

“送些茶到起居室来，”弗兰克说，然后付给那个邮差三十戈比，“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六点吃饭。”孩子们不在了，多莉和本不会再从学校回来，家里也没有安努什卡的身影。想到这些他觉得透不过气来。今天早晨他还有三个孩子，可现在却一个都没有了。他会多么想念内莉，他有多么想念她，此刻他无法判定。他把这些先放在一边，以后再去判断它的影响。他们曾经考虑过要去英国旅行，出于这样的想法，弗兰克已经为全家人的护照申请到了当地警署和中央警察署的批准。也许当内莉在护照上签字的那一刻，脑海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但内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允许这样的想法进入脑海的呢？

一八七〇年代，弗兰克的父亲在莫斯科创办了里德工厂，做的是进口和安装印刷机的业务。作为副业，他接到过一小笔印刷生意。这笔生意几乎是老弗兰克留下的全部。然而现在，由于来自德国和直接进口的竞争太过激烈，已无法在装配设备方面有任何作为。不过里德印刷厂运作得相当不错，他聘用了一位通情达理、工作敬业的管理会计师。虽然说到塞尔文，“通情达理”也许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措辞。塞尔文没有妻子，似乎也没有任何不满，他是托尔斯泰的追随者——自托尔斯泰辞世后更是如此——他还用俄文写诗。弗兰克认为俄罗斯的诗歌应该是与白桦树和雪花有关的，并且在塞尔文给他朗诵的最后几首诗里，“白桦树”和“雪花”的确都是被频繁提及的意象。

弗兰克走到电话机旁，摇了两下手柄，要求接通里德印刷厂的电话，接着又把号码重复了好几次。这时，图马拎着萨摩瓦勒^①出现了，是个小号的，也许它正适合这位被孤零零留下的房子主人。茶水就要沸腾了，轻轻发出期待般的咕噜声。

“我们该如何处理孩子们的房间，先生？”图马低低地问。

“把门关上，让它们保持他们在家时的样子。杜娅莎在哪儿？”

弗兰克知道她一定是在房子里的某个地方，只是像犁沟里的松鸡一样不露面，以躲避责备。

“杜娅莎有话要请示。现在孩子们走了，她接下来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告诉她，让她放心。”弗兰克觉得自己听起来像是个任性的女奴主。他真的从来没让他们有太多理由担心自己的工作吗？

^①萨摩瓦勒，一种附有炭炉的俄式茶壶。

电话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塞尔文宏亮的、若有所思的嗓音，他用俄语说道：“你好。”

“你知道，今天下午我本不想打扰你的，但发生了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

“你听起来和平时判若两人，弗兰克。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是高兴的还是悲哀的？”

“应该称之为一件有点令人震惊的事。如果要从那两个词里选一个的话，答案是‘悲哀’。”

图马从起居室退出来，在大厅里待了一会儿，说了些需要进行改变的事，然后退回了厨房。弗兰克继续道：“塞尔文，是关于内莉的事。我猜她是回英国去了，带着孩子走了。”

“三个全都带走了？”

“是的。”

“她会不会是想看看……”塞尔文犹豫着，似乎对他来说，要找出指称普通人际关系的词是件困难的事，“有谁不想见见自己的妈妈呢？”

“她只字未提。况且，在我认识她之前，她妈妈就已经去世了。”

“她父亲呢？”

“她只剩下一个哥哥。他一直住在那儿，在诺波利。”

“在诺波利，弗兰克，一个孤儿！”

“我是个孤儿，在这件事上，你也一样。”

“哦，不过我已经五十二岁了。”

塞尔文保有一种敏锐的感觉，它会在工作或另外一些本来也许令

人绝望的时刻出人意料地表现出来。他说：“先挂了。我正对照出纳实际分发的情况核对工资单。你说过你希望能经常这样做。”

“我确实希望能更经常地这么做。”

“等我们下班了，一起吃饭如何，弗兰克？我不喜欢想到你眼睛发直，在那儿……也许是一张空椅子上……坐着。到我家来，完全不是饭店那种毫无生气的环境。”

“谢谢你。不过我不去了。我明天一早去工厂，老时间，八点钟左右。”

他把电话听筒放回坚固的铜座架上，然后开始巡视他的房子。远处的厨房传来此起彼伏的喧闹声，除了听起来像是有一阵啜泣声之外，那响动倒很像是一场成功的派对。此外，房子里一片静默。这座按弗兰克的标准来看已是摇摇欲坠但却十分宽敞的房子底层是石质的，上面有一层木质结构，铺着普瑞西尼亚白色瓷砖的巨大火炉让整个一楼都十分暖和。外面，朝着莫斯科河转弯的方向，一道奇怪而明亮的浅黄色闪电从蓝灰色的天空掠过。

门口有人。图马把塞尔文·格雷恩领了进来。虽然几乎天天在印刷厂见面，但弗兰克常常忘了——直到他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见到塞尔文——作为一个英国商人，塞尔文看起来是多么与众不同。他又高又瘦，虽然弗兰克也一样，不过塞尔文更像个苦行僧，友善的微笑，诚恳的询问，普通的相貌，他似乎在听任自己日益消瘦，犹如来自另一个近乎透明的世界。他穿着一条英国粗花呢长裤，做裤子的莫斯科裁缝显然把它剪得太短了些。上身是黑色的双排扣常礼服，里面一件俄国农夫的高领工作服，以示对记忆中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

斯泰的敬意。屋子里很温暖，又没有女士在场，他脱下了大衣，任凭工作服粗糙的布料耷拉下来，在他瘦削的肋骨处堆积着。

“亲爱的伙计，我来了。听到那样的消息，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着。”

“其实我更愿意那样，”弗兰克说道，“你不会介意我这么说吧。我真的宁愿一个人待着。”

“我是坐二十四路有轨电车过来的，”塞尔文说，“我运气好，几乎一到车站车就来了。你放心，我不会待很久的。我在桌边坐着的时候，脑子里忽然冒出个念头，我马上意识到那是个能让人舒服点的办法。我立刻起身去了电车站。弗兰克，这样的事不适合在电话里交流。”

弗兰克坐在对面，头埋在手里。他觉得自己宁愿承受任何事情，但不是别人毅然决然的无私。而塞尔文却似乎是受到了鼓励。

“那是忏悔者的态度，弗兰克。你不用这样。我们都是罪人。我的想法无关罪孽，而是关于‘失去’。假如我们把‘失去’看做是放弃财产的一种形式，那么，‘放弃财产’或者世人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的别的什么词就不会是令人懊恼，而是令人欣喜的事。”

“不，塞尔文，不是这样。”弗兰克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曾努力放弃他所有的财产。”

“那是为了让农夫们富裕些，而不是为了让他自己更贫穷。”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庄园距利普卡街不过一英里左右。按照他的意愿，庄园已经被赠与那些农夫。从那以后，农夫们就把树木砍了去换现金。甚至在晚上，他们还借着煤油灯的光亮继续干。

塞尔文探身向前，浅褐色的大眼睛注视着他，眼里闪烁着轻柔的

好奇与善意。

“弗兰克，等到了夏天，我们一起坐电车出去。我很了解你，但在洁净的空气里，在旷野和森林里，我想我能更好地了解你。你有勇气……不过弗兰克……我觉得你没有想象力。”

“塞尔文，今晚我不想别人来解读我的灵魂。老实说，我无力承受。”

图马再次出现在门厅，帮塞尔文穿上那件无袖粗羊皮大衣。弗兰克把他明天会在老时间到印刷厂的话又说了一遍。外面的门刚一关上，图马就开始为塞尔文连一口茶、一杯汽水都没喝感到难过。

“他只待了一小会儿。”

“他是个好人，先生。他总是跑来跑去，寻找陷在匮乏和绝望里的人。”

“不过这里这两种人都找不到。”弗兰克说。

“先生，也许他带来了一些消息，关于您妻子的。”

“要是他在火车站工作，倒或许可以。可他并不在那儿。她坐上了去柏林的火车，现在知道的就这么多。”

“上帝不会冷酷无情的。”图马茫然地说。

“图马，三年前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就是安努什卡出生的那年，你告诉我说你是异教徒。”

图马的脸放松下来，现出坚韧而善意的皱纹，这是数小时漫无目的的讨论前的准备动作。

“不是异教徒，先生，是思想自由的人。也许您从来没考虑过其中的区别。作为一个思想自由的人，我可以在我愿意的时候相信我愿意

相信的。今晚，在您情况糟糕的时候，我可以把您交给上帝保护，即使明天一早我就不承认他的存在。如果是个异教徒，我就会被迫不去相信，而在我看来，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那样的限制是正当的。”

不久，有人发现塞尔文的公文包被忘在放着成排毡靴的衣架下面的长凳上。其实那是个乐谱盒，里面塞满了纸，已经在很多个电车站被很多个季节的雨水浸泡而变得僵硬。这种情形之前发生过好多次，那熟悉的感觉给人一种慰藉。

“我明天一早把它带到厂里去。”弗兰克说，“提醒我别忘了。”

2

直到前几年，打破莫斯科清晨寂静的依然是奶牛从关着它们的小街畜栏和场院里走出来，穿过马拉车的车道，往哈默夫尼基边的汇合点走去的声音。牧场主会从那儿带它们去牧场；若是冬天，就会带着它们穿过夜色，走到郊外的干草垛去。自从轨道线路实现电气化以后，牛群消失了。除教堂钟声外，清晨五点开始运行的有轨电车成了第一阵声响。二月，无论是在窗户外面还是窗户里面——为了屋里的温暖和安静，那些窗户自前一年的十月开始就紧紧关闭——这两种声音都清晰可闻。

弗兰克站起来，准备去做前一天晚上就该做的事，但心里依然希望无须真的去拍电报。然后，要找个时间去一下英国牧师的住所。他可以在那儿见到塞西尔·格雷厄姆牧师，指望他的话能帮自己稍稍摆脱窘境。只是那也意味着要向格雷厄姆太太作一番解释，事实上，她